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追击我的狙击手兄弟 / 黎江伟著. — 厦门: 鹭江出版社,
2007. 11

ISBN 978-7-80671-831-5

I. 追... II. 黎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78751 号

追击我的狙击手兄弟

黎江伟 著

出 版 / 鹭江出版社

地 址 /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

邮 编 / 361004

电 话 / 0592-5046666 0591-87539330 010-62376499

印 刷 / 北京才智印刷厂

开 本 / 787×1092 1/16

印 张 / 22. 25

版 次 / 2008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80671-831-5/I·132

定 价 / 28. 00 元

(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印刷厂调换或致电鹭江出版社。)

——谨以此篇献给那些我铭记在心的战友们,希望你们也会记起我。

目录

第一章	反狙击战 /2
第二章	第二次新兵连 /8
第三章	狙击手训练第一天 /35
第四章	据枪瞄准 /65
第五章	射击训练 /78
第六章	文工团的女兵 /116
第七章	格斗对决 /142
第八章	将军带来的装备 /149
第九章	狙击手心理 /162
第十章	万绿丛中一点红 /170
第十一章	结业奔袭 /192
第十二章	狙击恐怖分子 /227
第十三章	解救人质 /263
第十四章	精度狙杀 /291
第十五章	双规行动 /299
第十六章	追击兄弟 /319

第十章 万绿丛中一点红

7月初,射击已进行到巩固训练阶段,下一步的训练重点是跳伞训练和模拟演练各种突发事件的情况处置。按前期计划,我们将奔赴K部队9532X伞兵队,接受为期10天的跳伞训练。

9532X伞兵基地离我们较远,他们的基地在京郊南苑。阿杜想去也去不了,只有眼巴巴在做饭的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。我们打好背包,简单准备行装,登车出发。

路本来是平坦的,却越走越曲折,车颠簸着不知道拐了多少道弯。我搞不明白为何还有这么偏僻的地方,直到指示牌上写着距河北境内还有60公里的时候我才算折服。

到了伞兵队,我们看傻了眼,真是一个部队一个风气。先不说营房操场各不相同,单是这支部队就耐够人寻味的,到处都是牛乎乎的景象。小新兵都成天叼着烟,把胡铁飞羡慕得一个劲地往人家烟卷看。有个小新兵发觉了,都是好这口的,也懂,靠了上来说:“学跳伞的吧,来一根?”

胡铁飞看了一眼走在最前面的班长,慌得直摆手:“哦,不……不……不会抽。”私下里却跟我们说:“要是能在这里当兵多好,天天叼着烟满院子跑。”我们都感叹:“是啊!天上人间。要不然你去跟区队长提提!”

胡铁飞嘻嘻笑了,说:“我不去,你当我傻,我才不想留在这里,俺是当狙击手的,谁稀罕这伞兵!”大家都感叹一番,说:“胡铁飞真是目标明确,聪明人一个!”可把他给高兴得。

安排好住宿,所有人员紧急到位,让我们观摩了一遍伞兵部队的跳伞实况,我们马上进入到训练状态。9532X伞兵队给我们配发了adidas parachuting伞兵

靴. 99 式空降兵伞刀、头盔、携具等装备。刚开始由几个班长教员教我们练习，教我们班的教员姓王，他对俺们的到来显得有些不屑一顾，鼓了眼说：“你们练 10 天能练出个什么，像体验生活一样，最后还不是新手一个，真是瞎搞！”

胡铁飞凑上前，说道：“老乡，你给我们多讲讲，到时就懂了，我们学动作掌握要领快！”

“看你是没数了，谁跟你是老乡，一边玩儿去。你们学动作快，快个屁，看你松松垮垮的没个正经样，跳伞训练弄不好是会摔死人的，你懂吗？”

胡铁飞干巴巴地眨了眨眼，说：“是是，班长多指教。”

听到胡铁飞叫他班长不叫老乡了，王教员脸上好看了些。胡铁飞也是的，你瞎套什么近乎，都不是一个级别，没大没小的叫。活该，到时惹得教员整俺们，俺可就说得叨说叨了。

班长站在远远的看着，并不插手。教员把我们叫过来，先讲理论：“跳伞训练首先要保障自身安全，这个放在首位，所以说在训练的时候得有自我保护意识。在跳伞训练之前会对你们进行一段时间的模拟练习。同时，常识得掌握，比如伞兵安全离机间隔不能少于 50 米，时间间隔不能低于 0.5 秒，飞机速度应在 360 公里左右等等这些常识都得知道。然后最重要的是心理适应能力，跳伞时不能有恐慌心理，不过你们如果有这种心理的话，应该不会是一名合格的狙击手。”

我们听着王教员给我们讲解常识，天边时不时有几朵“蘑菇云”飘过，远远望去，煞是好看。他们的身影掩映在一片广阔的天地下，背景是蓝色的天空，远处是绿色的山峦，飘乎乎的在天空上面翱翔。

王教员带着我们，先是讲解姿势，而后进行跳台训练。他教我们腰微弯，腹收紧，两膝弯曲呈 120 度，在跳离直至落下的过程中身体时刻呈弯曲角度，以此来减少缓冲，两手要护住头部等基本常识。我们站在 2 米多高的跳台上，先往沙坑里跳，跳了一天也是跟瞄空枪一样，根本找不到感觉，但这帮教员都一个德行，还喜欢问，未了王教员又开始采访：“训练一上午什么感觉？”

我们想了想，说：“没什么感觉！”

“脚麻不麻？”

“不麻！”

“哦，好的！”王教员马上将我们带到了近 4 米高的跳台前，下面也不见有沙子了，王教员说：“活动一下手腕脚踝，爬上去跳，落地后侧滚翻！”

我们爬上了 4 米高的跳台，远远看到也有人站在跳台上练，下面铺的却是垫

子,这教员也够黑的,愣是让俺们直接往下跳。俺们也不敢说什么,只当做是速成训练,果然跳了不一会儿——脚麻了。

俺们在无声无息中挨整,部队就是这样,整人的方法有的是,绝对不会跟你打招呼。按照队列顺序,第一个跳的是赵恒,紧接着是卢超,到我的时候,我双腿并拢,双手保持拉伞的动作,纵身跳了下去,前脚掌刚落地,我马上侧肩着地缓冲翻滚卧倒。虽然没摔个狗啃屎,但是脖颈和肩部还是摔得疼。如此这般练了一下午,哪还有一个人是轻松的,麻已经算不上什么,差点给整出个脑震荡来。这个时候俺们才知道,在伞兵队有这样一句话:“三肿三消,才上云霄”。

王教员和伞兵队欺负俺们是新手,叫俺们怎么练就怎么练,还总是一个劲儿地瞧不起我们,搞了几天跳台触地和折伞训练,直把我们搞得走路都直不起腰来。现在练一天跳台高度往上增加一些,总算尝到点跳楼的那个味儿了,心里悲壮的紧,我说:“兄弟们,这怎么整得有点像狼牙山五壮士似的!”

卢超也挺恼火:“伞兵队的这帮娃子们,心窝子不太好,非得把老子们整残了哦,连个示范动作都舍不得给老子们来一个!”

胡铁飞说:“你别看他神气,到时咱跳伞的时候给他们看看,到时再好好奚落他们一把!”对他这个提议,大家都表示赞同。

好不容易到了模拟跳台的训练阶段,模拟跳台有几十米高,升降机将我们送到模拟跳台上,训练时将伞打开以适应真正跳伞时的感觉。我站在模拟跳台上,看了一眼下面,只觉得真有身在云端的感觉,我在心里重温了一下动作要领,简单调整情绪,三步离机,身体成“之”字形,在空中划下一道抛物线,跳了下来,降落伞巨大的浮力将我悬在空中,刚开始我并敢到处看,但几秒钟后,我醒悟了,放松内心的紧张感,带着欣赏的眼光四处扫,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,我的心里是如此的畅快,我看到了下面摇摇摆摆的人群,远处树林一片翠绿,风轻轻地向我脸上打来,吹得人异常清醒,落地后我收了伞,感觉非常轻松。

训练了几天,按照训练日程,应该是正式跳伞的日子了。那天正好是风和日丽,蓝天白云,操场上的五星红旗低垂着一动不动。我们做登机前的准备工作,马上就要跳伞了。区队长命令我们在右胳膊上系好红丝带,因为跳伞是一项比较危险的训练,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事故,比如说跳伞时两个人之间的伞绳扯到一块儿,打不开降落伞等事故以前都发生过,入乡随俗,带着对战友能安全归来的期盼,所以在第一次跳伞时大家都会系上红丝带,希望战友能够平安回来。

我们检查一下装备,几个人之间互相都关照一下,装备携带整齐,大家眼里都

很兴奋。上午10点，登机时间到，我们一行人随跳伞队的老兵们登机，老兵们将带着我们试跳，区队长和班长在下面等我们安全回来。

米—07 将我们带到空中，除了莫天柱，我们都是第一次坐飞机。新奇快把心中的紧张感给淹没了，运输机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大家都默默地互相对望，气氛沉重而又热烈。飞机到了跳伞区，机舱内亮起绿灯，我们站起来，又检查一遍装备，隔一会儿，绿灯熄灭红灯亮起，扩音器内响起声音：“全体跳伞人员做好准备，全体跳伞人员做好准备！”我们将伞钩持在伞索上，站在我们前面的是好几个老兵，他们给我们起示范作用，跳伞队的队长命令道：“检查装备！”

“1号检查完毕！”“2号检查完毕！”依次汇报完，所有人员都箭在弦上，舱门打开，风呼呼的吹了进来，让我们清醒不少，炽热的脸也都降下温来。老兵先就位，站在踏板边上准备开始跳，队长喊：“跳！”

几个老兵带头先跳了下去，马上就是我了，我不往下看，纵身就是一下跳，在空中我才睁开眼睛，到处都是飘着白蘑菇的战友们，我的心里很兴奋也很舒服。我看到了不远处有一个老兵，心想，你瞧不起俺们，咱们现在不也一样吗，我朝他大声叫着：“嘿，嘿！”这小子不知道俺在干什么，张牙舞爪的以为俺吃错了药，骂骂咧咧地大声嚷道：“你有病啊，在空中就不认老同志了！”

你在天上还跟老子拿架，我大声吼道：“看看老同志这里，老同志也行！”气得那小子没办法，俺也过了一把老同志的瘾，正好泄了我这么多天的肝火。

落地后很顺利，我马上收伞。莫天柱还在那里撵着伞跑，像小屁孩追气球一样。全队人员都很顺利降落，大家都体验到了跳伞的新奇，一个劲回味刚才的感觉。

第二天又跳了一次，晚上还要进行夜间跳伞的练习，现在大家都掌握了训练方法，已经无所畏惧，晚上跳伞之前还互相开起了玩笑。到了晚上，一切都顺利，除了天上的感觉不同和视野的局限外，我没有其它什么不好的感觉。但就在落地的时候，我傻了，黑乎乎的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正朝着远方的树林落去，降落伞带着我往前急跑，根本控制不住，惯性大得我只能注意脚底，突然右前方出现一棵梧桐树，俺还没有看清，一下就给撞到了上边。

我当时就觉得头像被钝器刺了，脚步止住，摸一下头，满手是血，脑袋却不知道疼，最先发现我头破了的是班长。他站在那里看谁先降下来，我倒是先降下来，但是头破了。班长看见我趴在地上半天没动静，就跑了过来，我头上正“哗哗”淌着血，止都止不住。班长马上将迷彩服一撕，给我把头裹了起来。

这时，其他几个人也安全着陆，在旁边干着急，班长吩咐：“去通知区队长。”马

上就有人去把区队长叫了过来。我当时血流得模糊了脸，正半眯着眼呢。区队长过来一看，敢情以为我快成昏迷状态了，马上说道：“流血不少，赶快送师医院。”

我半眯着眼将头侧了过来，说：“区队长，小事，洗洗就好了。”

“放屁，得了破伤风怎么办，去医院！”

3分钟后区队长就从9532X伞兵队协调了一辆车，车辆打着警笛像送急救病人一样往师医院赶。我半靠在座位上想：俺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享受这个待遇呢，真不耐！我心里正还有股自美劲呢。可能绽放着血迹的脸让五官更加扭曲了，司机老哥看了我一眼，用满是悲悯的语调打断了我的美好回想：“怎么样，挺得住吧！”

这活脱脱整成个重病号了，好像马上要去跟阎王爷报到似的，我咧了咧嘴说：“没事！”

“没事就好，脸色比刚才更难看。”

我说：“真没事！”我算知道为什么一正常人愣是能被人说成不正常了。就跟你没有神经病天天就说你是神经病一样，真能给你忽悠得染上，有个词叫众口什么金的，大概就是那个味，我索性不去管他，任由他们去弄吧，权当是歇息几天。

到了师医院，司机大哥领着我掏士兵证挂号，然后直接到急诊室。医生都是那个德行，一个个说得贼拉严重，又是伤口感染又是破伤风要死人。说真的我当时就像观众看演戏一样看着他们表演，几分钟后值班医生给我做了皮试，打了破伤风针，然后叫来一小护士给我清洗包扎伤口。

感染什么的我都不关心，我最关心的问题根本不在这儿。趁着护士给我包扎的当口，我问道：“护士，这玩艺儿不能给俺头顶留下碗口大的疤吧！俺以后这形象是不是，还是得注意的，嘿嘿！你尽量给俺上点好药水。”

护士和俺是同年兵，笑得很动人。真的，俺虽然头破血流已经被折腾得身心疲惫，但这个时候俺指定没有神志不清，护士笑着说：“你不是狙击手吗？狙击手还有那么多顾忌啊！按照医生吩咐，多休息按时吃药，少吃辛辣食物会好得快一些！”

虽然来基地体检的时候，那个小女兵没给我留下好印象，但这并不影响我对美好事物的追求，我故意问她：“狙击手也是人，那你说狙击手应该怎样？”

护士轻轻将我头上的绷带缠好，说：“他们……他们应该很坚强，不应该害怕！”

我哪能不害怕呢，说出口却变成了：“谁说不害怕，狙击手最起码也得怕女人。”

护士调了头，有些不满：“你说的都是什么啊？”

那怎么了，我不跟她瞎闹了，问她：“同志，我呆会住哪？”

护士说：“你别急，先给你包扎好了，再领着你到病房打点滴。”

医生这就是没事找事，破伤风针打了，伤口也清洗包扎了，还一个劲的打点滴。你不听她的还不行，那可有你受的，自从上次体检碰到那小女兵后，我对医生真的就有点不感冒，有些不耐烦地问她：“还打点滴啊？”

护士回头对我一笑：“是啊，不愿意？”

看她满脸是笑的，我说道：“嘿嘿，愿意愿意！”

司机把我拉到医院打点滴就走了，我一个人呆在病床上看电视，7个月以来第一次回城，感觉啥都新鲜。即使有人骂俺，俺也不会和他计较。我现在的病房有5个床位，连我一块儿住了3个人，一个是中尉，一个是新兵，我的床位代号是直1。现在这些东西都不去管它，光说大白天躺在床上看电视那是多少天前萦绕的一个梦啊，我兴奋得不知怎么才好，点滴被我调得急流如溪，一会儿一瓶就没了，比我后换点滴的新兵还只滴了一大半。

一会儿护士来查看情况，我早已滴完了，躺在那里津津有味地看电视，护士轻轻走到我的跟前，说：“你怎么滴得那么快，你看看血液都回流了，药用完叫我就行，调这么快身体吃得消吗？”

我心里想，俺都不着急你干着急什么，就说：“看电视整忘了，俺老长时间没看电视了！”

护士语气平静下来，说：“不能调得太快，那样对身体不好，你多长时间没看电视了？训练挺苦的吧？”

我说：“来部队就不知电视长什么样，训练苦一点也没事，我喜欢训练，俺现在能躺在这里看电视，想想其他战友正在摸爬滚打，俺心里好受多了！”这真的是心里话，虽说我头破了，但是回了一趟城，可以躺在床上看电视，他们行么？一个个还像傻子似的在操场上练狙击枪呢，想到这，俺心里平衡了。

护士看着我，同龄人之间的调皮马上显现了出来：“有些阿Q！”

我说：“是啊，要不然咋整！”

护士换好了药，又嘱咐道：“直1，以后药没了及时叫我，不能自己调那么快！”

我听着别扭，说：“啥，直1？还弯2呢！”同屋的两个病号笑了起来，拿眼看着我。

护士都快走出病房，又折了回来：“那你说怎么叫，医院里都这么叫的，也好分清是哪个部队！”

我说：“叫直1也恁难听了，我叫林光，你喊我名字就行，俺在基地的代号可比这响亮得多，到这里来后怎么降了好几个档次哩？”

“人家都好好的，就你来了改规矩？”

“俺这叫真诚，懂不？”

“哼，什么真诚。”护士说完就准备走。

我叫住她：“嘿，你叫什么名字也说来听听！”

她不理我，走了。同屋的新兵马上告诉我：“她叫陈雪，W部队卫生学院毕业，刚来这里6个月，老家是湖北的……”这活脱脱就是一个百事通。

晚上的时候陈雪没有过来，护士长查了一遍房后熄灯睡觉。第二天清晨，中尉对我特别照顾，拿他自己的卡给我打了饭菜，还叫我不买卡，用他的就行。中尉是兄弟部队的，也是经过艰苦训练的过来人，深知其中滋味，我心里挺感激他，也老想寻个机会报答一下。

早上吃完饭后，陈雪来给我换药，她将缠在我脑袋上的绷带轻轻解下，涂上消炎药，然后换上新的绷带，我求她：“你能不能把我头上的绷带整小点，搞得那么明显，白晃晃的像革命烈士一般，俺都没脸见人了！”

她轻轻摸摸我的头说：“你放心好了，这是医院没有人笑话你的！”

“那可不一定，人家问你这头是怎么回事啊，俺说跳伞时给撞的，多没面子！”

陈雪收拾好棉签镊子，放在托盘里，笑着说：“要不找主任给你绷带印上字，写上战斗英雄，到时你就可以在医院里趾高气昂到处走动了！”

“别别，这战斗英雄俺不当，搁别人不知道以为俺不光头破了，还是个轻微脑震荡或精神伤害者呢！”

陈雪笑了，将碘酒在我的太阳穴周围擦擦，一股清凉直叫人神清气爽，俺正陶醉着，陈雪问道：“感觉怎么样，你早上没洗漱吧？”

我有些惊奇，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我来得太急，什么都没带。

“看出来的啊！”

我有些懊恼，说：“没刷牙没洗脸！”

陈雪说：“人家来住院都是做好了准备，打算长住的，怎么你不打算多住几天！”

在部队都这样，甭管大病小病，都想在医院多躺些日子，但我却不能那样干，我急着说：“还多住几天？这里是比较舒服，但俺还是得回去，要不然训练跟不上把俺给开回去，那就丢大人了！”

“想不到你这么上进啊！”

“那当然，要不然我还真不想来这里，区队长非得要我住院，俺可是想当一名

真正的战斗英雄，可不是像这样头破血流的在医院躺着，在这里时间呆长了，天天见着你们这帮女兵，思想还不长毛了，所以俺得急着回去！”

陈雪笑着看我一眼：“见着我们怎么了，还思想长毛呢，你想得真不少，伸出胳膊来，打点滴！”

陈雪给我拿出消炎药，调好点滴速度就出去了，我半眯着眼想睡觉，半个小时后她又出现在我面前，手里多了一个袋。她将东西放在我的床头说：“你先用吧！要注意卫生，要不然细菌感染怎么办！”

我看了看塑料袋里的东西，毛巾、牙膏、牙刷、香皂什么的日常生活用品，她都给俺买了回来，弄得俺这么厚脸皮的人也挺不好意思的，说：“怎么好让你买呢，俺给你钱！”

“你拿着用就行，都是些小东西，有事随时叫我！”她说完转身就往外走。

我叫道：“陈雪！”她在门口怔了一下，欲转身却没有动，消失在我的视线里。

说真的，我就经受不住人家馈赠，老觉得心里疙疙瘩瘩，欠了人家一个人情似的，包括对中尉也是一样。这医院的日子就是好过，到了晚上熄灯后，中尉叫上我和那个新兵，说要出去喝酒。

俺没问题，就等着去桌子上开吃了，那新兵却说：“连长，要是查房的怎么办？”

中尉说：“没事没事，有我呢，还能让你们扛着？”

我也在旁边支持他：“是啊，当兵住院多不容易，这住院是临时的，管得没那么紧，走吧，兄弟。”

我们两个小新兵跟在中尉后面，摸下楼后就看见一片灯火辉煌，霓虹闪烁照亮了路边行人的影子。整条街以一种昏黄却又热闹的景色出现在我们兴奋的眼中，街上到处都是大排档露天喝酒吃烧烤的，气氛热烈而又喧嚣。

中尉带着我们，轻车熟路来到了一个离医院门口稍远但又比较清静的地方，三个人入座，先要了9瓶啤酒，点了好几个菜。

中尉招呼我道：“别客气，拿你们老家说的话，可劲儿造啊！”

我们兴奋地碰了杯，闷一口酒，夹一筷子菜，聊聊部队上的事，这种生活太惬意了。

我们一顿酒喝了18瓶，大概有两个小时，结账的时候我想还个人情，非得抢着给，中尉不依了，中尉也是挺爽快的人，捉住我的手问：“你……你年长还是我

年长？”

我恍惚的看了他一眼，看到的却是自己头上白乎乎的绷带，说：“你年……年长！”

“你是老弟，你职……职务高，还……还是我职务高？”

一说到职务，部队上的条令使我的酒醒了一半，说道：“当然是你职务高。”

“你来……来住院的时间长还是……是我来的时间……长……长？”

“当然……当然是你！”

“所以说你得听我的，来，服……服务员同志，把……把账给……给结了！”

中尉把账结完，我们晃着往回走，营门口哨兵压根就不在。这帮后勤兵，指不定也跟俺们一样喝酒去了！回去以后忽忽一通睡，第二天早上打饭才起来。

陈雪又准时来到我们病房，给我检查伤势，闻到了我身上的酒味，质问道：“你是不是出去喝酒了？”

我看着她说：“是！你鼻子真是灵啊，就跟俺搞侦查似的！”

陈雪是一本正经的，却见我还在那里笑，说道：“你怎么不爱惜身体，不是给你说了嘛，你的头受伤了还喝酒，对身体会很不好的。”

我看了看她略显生气的脸说：“这不是……不是老长时间没这么放松过嘛，下次不喝了你放心！”

间隔了一天，我还是觉得很有必要请中尉喝一趟，受了人家的照顾不能不报啊，咱回请一次也说得过去，到了晚上，我跟中尉和新兵说：“连长，咱仨喝酒去！”

俺看出来，喝酒算得上是中尉的一大爱好，他立马赞同道：“那走啊！”

我也是性情中人，二话没说叫上新兵又直奔楼下，老地方坐下后又开喝，这通酒喝得，直到晚上11点才晃着上楼。

我们三人迷迷糊糊地上楼，经过医院第一层时，有人叫我：“林光！”我扭头一看，没见着人，再回头，中尉和新兵早跑没了，我还左右张望着，却见陈雪从医院值班室跑了出来，我知道喝酒的事情她又看见了，她走到我跟前，不满地问道：“你怎么又去喝酒了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得回请人家，人家请了我，你说是……是不？”

“喝酒对你的身体没好处，你怎么听不进我的话呢？”陈雪有些着急。

“我……我知道……我记着呢，但是得请人家，不……不能不仗义！”

“那也不能糟蹋自己的身体，好了好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！”

她一说回去休息，我想起来了，同病房不还有两个人也喝了吗，怎么总是说俺

不说他们，俺还清醒着呢，问：“他们两……两个不也喝了吗，你怎么不管？”

陈雪看我一眼，说：“你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病情，和你的病情不一样，中尉是腰间盘突出，新兵是肩周炎，喝酒不会影响什么，就你喝酒不行，再说你这样做是违反制度和条令的，要是被查到了受个处分，我可管不了你！”

“好好，我知道了！”

陈雪说：“我以后看着你，有我在，你别想晚上偷着溜出去！”

我不听她的，托着昏沉沉的脑袋独自上楼。第二天一早醒来，陈雪又细心地为我包扎换药，她对我确实挺关心的，动作也轻柔，我半眯着眼享受，差点都睡了过去。

住过院的病号都知道，住院最自由了，那个爽，是受部队管制后全身心的放松，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。同病房的小新兵也不含糊，挺会来事，看到我请中尉吃了一顿，当天晚上执意也要回请一下中尉，聊表心意。

我当然要去，但多多少少想起了陈雪的教训，又一想不去管她，喝了酒爽快就行，哪管得了其他的。经过医院值班室的时候我偷偷瞄了一眼，陈雪不在，我们三个人赶快溜出去喝。几次三番后，俺也在医院认识了几个老乡，我不仅和同病室的人喝，发展到跟其他病室的兄弟们也喝，天天除了打针就是泡在酒桌上了，反正俺的钱在基地根本没地方花，在医院总得让它在酒桌上体现一下价值吧。

那天出去跟老乡会合，晚上 11 点的时候，我正抡圆了胳膊脚踏凳子和老乡较着劲呢，陈雪突然出现在我喝酒的小马路上，站在那里叫道：“林光，你过来一下！”

老乡们齐呼：“行啊，都有小女兵来找你了，你这刚来几天，福气不浅啊！”

我说：“别瞎扯，这是我们病房的护士。”

我起身跑到陈雪跟前，说道：“要不坐下来吃点！”

她生气地面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还吃呢，现在外科主任正查铺，还不快回去，要是查到你不在，到时只怕会麻烦了！”

我清醒了，可不能因为这档子事给俺弄个不愉快，来个处分什么的俺可扛不起，俺还要进步呢，马上给老乡打了招呼想走，老乡还不依：“不就是私自外出吗，指定没啥事的。咱哥们可说清了，你不能犯错误，好好对人家！”

我知道他这是说俺和陈雪呢，这在部队干哪项都是犯错误，出来喝个酒是酗酒，不打招呼出来是私自外出，和女兵拉拉手是搞不正当关系。唉！这简直没法跟他们说了，我不耐烦道：“俺知道，下次有机会再来陪兄弟们，啊！”

陈雪等我走出了他们的视线，说：“还下次啊，还不赶快跑步回去，主任恐怕要

查到你们病房了！”

我赶紧跑步往楼上冲，经过楼道的时候就听见有领导说话的声音，主任带着护士长已经查到我前面的那间病房，马上就要到我们病房了，该怎么办？趁他们查另外一间病房，楼道里暂时没人，我快步跑进厕所，用香皂将脸洗了洗掩埋住酒味，把绷带搞得欲掉不掉的样子，迅速将外衣都脱掉，只穿个小背心和裤头，然后趿拉着鞋往病房里走，主任已经到我们病房，正问中尉我到哪里去了，突然看到我二里二愣的闯进来。我马上站在阴暗处打招呼：“主任好！”

主任指着铺面问：“这个铺是你的吧？”

我装作很怕大领导的样子说：“是主任，我刚才去厕所了！”

主任看了看我的邋遢相，说：“早点休息啊，争取把身体养好早日出院。”说完带着护士长又出去了。等他们走了一会儿，我又偷偷去厕所把衣服给取了回来，简直是有惊无险。我在心里暗暗感谢陈雪，要不是她及时通知我，指定被逮着批评一顿。

次日，我早早就起来了，洗漱完，就等着陈雪过来。俺不是那种没良心的人，这几天都是她照顾俺，给俺买洗漱用品什么的，俺心里知道好歹。

我看着她说：“俺的伤恢复得这么快，真得好好谢你！”

陈雪俏皮的一笑，说：“谢谢我？不会又要请我喝酒吧。”

说得我简直像没喝过酒似的，我说：“那哪行呢，顶多你喝饮料我喝酒，怎么样，出去走走！”

中午的时候，我和陈雪一块儿找了间酒吧，有她在，我哪还能喝酒？

我说：“多亏你昨天及时通风报信啊，要不然俺可就惨了。”

陈雪是那种属于娇小身材的女孩，很善解人意，她调皮的一笑：“叫你不要喝酒还天天出去喝，要是让主任查到你私自外出喝酒，弄不好会把你送回去！”

我说：“是啊是啊，多谢救命之恩！”

陈雪呵呵笑着，很好看的样子，我的眼都直了，饮料喝在嘴里都觉得是苦的。中午回去后，中尉问我去哪了，我说出去转了一圈，他又问喝酒去了？我慌慌忙忙地说没有，这怎么心里也开始藏起事儿，我就纳闷儿。

下午陈雪给我在医药室换纱布，我的头轻轻靠在她的手臂上，心里咚咚直跳，真想这么一直呆下去，再也不回那个鬼地方了。什么兄弟战友都不重要，在这里天天有小酒喝，有陈雪陪着就好。如此几天，一个小时没看到陈雪心里就觉得挺不痛快的，想发火甚至想专门把她叫来，我想完了，八成是雄性激素滋生太凶猛，看上陈雪了，但这玩艺儿抵挡不住啊，不比以前在学校，那时没心没肺全当是玩呢，现在真

想尝尝恋爱的滋味。

晚上的时候，陈雪怕我再出去喝酒，在熄灯前两个小时叫我一块儿出去走走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我高兴都来不及，行走在车水马龙的街上，这种感觉要多惬意有多惬意。有她在我身边我才觉得自己更像男子汉，哪怕头上还缠着纱布像个木乃伊，但俺照样神气，神气活现地出现在繁华的街头。

我想试着拉她的手，这种伎俩俺以前经常用，但现在俺是真心的。算了吧，不说也罢，有几个男人不说自己是真心的，说出来的这玩艺儿都是不靠谱的，看样子俺还是做给她看比较好。

我们本来是很正常的并肩走，我轻轻的她靠近了，说：“牵着你的手，好吧！”她脸红了，看了一眼四周，有些兴奋还有些扭怩地说：“人这么多，被看到了影响不好！”我不管她，她这不是默认了还是咋的，我上前捏住了她的指尖，她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你的胆真大，要是让领导看到，我们可就都惨喽！”

我说：“没事，要真让领导看到了，我就说我们出来放风呢，牵手是最好的交流，有利于病人身心健康！”就这样，一天我们基本上要出来交流两次，那天终于在一间商店被她们副院长看到了，她低着头像做错事的孩子看着副院长，还不撒手，紧紧地握着我。我见到部队领导就无来由的紧张，何况面前站着的还是大校，我能不紧张嘛。这小手再软也不能当着面握下去了，哪怕陈雪背后骂我熊我也坚决不能握，我使劲挣了挣手。副院长倒先发话，问陈雪：“到哪里去了？”

陈雪指指我：“陪他出去透透气！”我站直身体说：“是，院长，我出去走走。”

副院长看着我们两人，问我：“小伙子，好点了没有？”我想，有陈雪在我身边，能不好点嘛，我说：“好多了，谢谢院长关心。”

“什么时候出院啊？”这敢情是盼着我走呢。

我说：“快了！”陈雪插嘴道：“他还刚来 10 天呢！”

“哦！”副院长侧身进去了，留下我和陈雪有些尴尬地站在那里，我缓和了一下神经，说：“院长都看见了，你怎么还将我的手抓得紧紧的。”

陈雪调皮地笑笑：“他是我二伯，你怕什么？”

“啊！”剩下我一个人傻傻的站在那里。

我和陈雪就这么很自然地走到一起，那种感觉很真实，并不虚情，更没有传说中的非得有共同爱好什么的。啥共同爱好不爱好，反正说话能说到一块儿去就行，我说她愿意听，她说俺能听得进去，何况在部队啥爱好都行不通，郎有情妾有意就行了。

和陈雪在一起的感觉很奇妙，以前她不赞同我晚上溜出去，现在可好，被俺给同化了，她充当掩护，两个人晚上一块儿出去，牵着手在街上到处走走，看看夜景，感觉部队的生活也有滋有味起来。

在师医院住到第12天的时候，我和陈雪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，我头上的绷带也拆除。那天，中尉和新兵都出去了，我和陈雪在病房里说笑，突然有人敲门，我马上假装一本正经的样子看电视，陈雪将门打开，问来人：“请问你找谁？”

一个女的声音：“问一下，林光是住在这里吗？”

听着声音有点熟，但我在这里不认识女的啊，我慌忙从床上爬起来，一看，真没想到，原来是文工团的苏灿，手上提了好多水果。苏灿也很高兴，神情有些鬼精的望着我笑。她可能在门外看到我和陈雪的亲密状了，怕陈雪误解，马上对陈雪说道：“我是文工团的，叫苏灿，前段时间到他们那里演出过，他们班的战友给我打电话，托我过来看看他。”

陈雪很通情达理，轻声说：“快进来坐，我是照顾他病情的护士，经常听他说起他那些战友，没想到还专门托你过来看望，林光的病情好得比较快，出院后应该没什么大碍。”说完给苏灿倒水。

苏灿看着我，说：“真没什么大碍就好，我看气色比以前好多了呢！”说完满脸鬼精的样子望着我笑。

我说：“都是陈雪护士照顾得好，多亏她，吃药看着，喝酒也看着，唉！”

两个女兵都乐，坐下来互相介绍了一下，原来文工团和师医院就挨着没多远，苏灿知道我受伤后，专门请假过来看我，毕竟她和胡铁飞赵恒两个人经常保持着联系。

三个人聊了近两个小时，然后出去吃饭，苏灿在饭桌上问我：“你们训练非常苦啊？”

我也不明白她什么意思，说：“嗯，还行，习惯了就好！”

她又说：“你们几个战友也挺关心你的，让我看了你以后再把你的情况及时告诉给他们呢！”

我想问问，是谁告诉她俺住院的，一想问她不太方便，还是回去后问胡铁飞他们比较合适，就说道：“唉，俺们的关系好着呢，天天在一块儿挨练练出来的！”

苏灿笑了，问：“他们训练的时候都还好吧？”

“都还好，绝对没有像俺这样再把头给弄破的！”

“那你回去以后代我向赵恒他们问个好！”

“没问题！”今天没喝酒，我肯定没醉。一想，苏灿肯定是对赵恒有意思了，绕着说了半天，也只是想知道他的消息。

我装作无意，闲聊中给她透露了不少关于赵恒的消息，她听得很认真的样子，神色充满关切之情。

苏灿走后，陈雪问我：“苏灿跟你们挺熟啊？”

我警惕了，说：“跟俺不熟，跟他们几个人熟，俺那几个战友在追她呢！”

陈雪惊奇地说：“总共一个班那么几个人，就有几个在追她，你不会也算一个吧？”我总算知道了，别看女孩表面上都做得挺那什么的，耍起心眼儿来都一样，我说：“我要插一杠子，先不说兄弟们怎么样，他们可能要把我整得半死。如果是你，可能就会天天做个小纸人拿针扎我，这玩艺儿一个毒咒几十年都喘不过气来，而且还是你的扎针专业，多好啊！”

陈雪拿手捶我：“你把我说成什么了，像巫师一样的，看再打针的时候我扎不扎你。”

我赶紧捏住她的手告饶，两个人高兴得跟什么一样。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，7月中旬，我美好的住院生涯就要结束了。其实俺要是赖着在这里住一段时日也行，还不是陈雪做点手脚就能解决的事，但我实在放不下基地的训练。我不想好不容易练了这么长时间就半途而废，我必须得回去赶上他们。作为一个热血男儿，那里有火一样的激情在等着我，即使是刀尖我也要把它踩过去。

出院的前一天，我和陈雪坐在马路边的小花园里，旁边的小虫子“嘎嘎”直叫，刚开始气氛确实挺好的，我知道这个时候该说什么：“陈雪，真的舍不得离开你，但是你知道，我是要去完成任务的，我指定天天念叨你，其他人我都看不上眼，这辈子我只喜欢你一个，真的！”

对俺这海誓山盟，陈雪惊喜的表情怎么也掩饰不住，她说：“你说的话可要兑现，回去以后要注意身体，训练很累，不要再伤着了，要懂得爱护自己……”

我真想说“怎么跟俺妈一样哩”，看着她满是陶醉的样子，我也不好打断她，俺又不是不解风情的人，我说：“你完全可以相信我，就凭俺不留恋这温柔乡赶往那训练场，俺就指定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。”

陈雪“扑哧”笑了，说：“你真是一套套的，不知道这话曾经对多少人说过呢！”

“咋的啦，你不信俺，如果说要俺发誓那就太俗了对不对，俺肯定忘不了你，等俺从基地回来后，有机会就过来看你，这时间也快了，还有一个多月，好吗？”

她又担心了，说：“回来以后你们可能就更忙了，再说都在一个部队，你们战斗